

阻击在湘江之滨

■何 诚



1934年11月下旬,国民党军调集重兵,在飞机火力的支援下,向湘江两岸的红军阵地发起疯狂进攻,企图将红军聚歼于湘江两岸。红军在湘江两岸与国民党军展开殊死激战,终于阻住了优势之敌的进攻,以极大牺牲掩护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直属机关于12月1日安全过江。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的关键一战,也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紧张最激烈的一次战斗。本文记录了红3军团第5师在广西灌阳的新圩附近阻击国民党军、掩护中央纵队过江时,14团黄冕昌团长靠前指挥,带领某连官兵勇敢抗击装备精良、兵力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坚守前哨阵地,光荣完成任务,自己却牺牲在阵地上的感人故事,充分展示了红军官兵勇敢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1934年11月底,我们红三军团第五师在广西灌阳的新圩附近,阻击广西敌人,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湘江。战斗已经进行一天了,我们的阵地到处都被敌人打得稀巴烂。第一道工事,连影子也没有了;山上的松树也只剩下枝干。谁也记不清已经打退了敌人多少次进攻,大家记得最清楚的是黄冕昌团长对我们的指示:我们的背后就是湘江,我们这座小山,是全团的前哨阵地,我们要坚决守住它,保证中央纵队顺利渡过湘江。第二天拂晓,更激烈的战斗又开始了。

进攻我们是装备精良、兵力十倍于我们的白崇禧部队。虽然如此,敌人仍没有得到便宜,从拂晓到中午十二时,十多次进攻全被我们打垮了。我们的伤亡也愈来愈多。第二道工事,又全被敌人的炮火摧垮了,为了

保存有生力量,经上级批准,我们主动撤到山顶上最后一道工事里。正在这时,黄团长冒着敌人的炮火,来到了我们的阵地。他和往常一样,穿着一身褪了色的军装,一双草鞋,腰上挎着一个黄瓷缸。他那黝黑的脸上,显出了指挥员特有的那种既很劳累又不易被人察觉的神色。看见我,他第一句话就关切地问:“同志们现在怎么样了?情绪都好吗?”“全连只剩下60多人了,还有十多个彩号。但大家情绪还蛮高,都有决心守住阵地。”我简单地向他报告。黄团长扫视了一下整个阵地,略略考虑了一会儿,便直看着我,严肃地说:“现在离黄昏还有5个多钟头,后续部队能不能渡过湘江,就决定在你们能不能守住最后一道工事了!”“我们一定坚决守住!”我响亮地回答。团长满意地微笑了一下,接着又具体指示了一些打法,便带着警卫员到前沿阵地看战士们去了。我们刚按照团长的指示调整完部署,通信员提着一个米袋跑来,一见我就说:“指导员同志,我捡到一袋炒米,你把它吃了吧!你已经两天没有吃饭了。”一提起两天没吃饭,倒真觉得肚子有点饿了。但想到同志们也两天没吃饭了,我便对通信员说:“你把它送给团长和战士们吃吧,我不饿!”通信员跑了一圈又提着米袋回来了,一见我就嘟囔着,诉苦似地说:“团长也不肯吃,他说他不饿,战士们还要坚持战斗,应该让战士吃。我拗不过他,又把袋子提到班里去,可是推来推去,谁也不吃。”他把那米袋往地上一放:“你处理吧,指导员,我没办法。”说完转身就走,我连忙叫住他,要他分一下,每人都要吃一口。看着通信员分炒米去了,我脑子里却浮起了团长的影子:他是广西人,贫农出身,打起仗来总是到最前面来指挥。他对待部队和战士一向都是有说有笑的,非常亲切。但是,当他看到了你的错误,立刻就会开门见山地、严肃地给你指出,并亲自帮助你改正。记得我当排长的时候,有一次教战士动作不耐心,黄团长看见了,走过来问:“教

战士不能急躁,要多做给他们看。”接着,他马上要我示范。他一直看着我,我把战士们教会了,又热情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小鬼,真行。”我们刚吃完炒米不久,一千多敌人又向我们逼近了。在团长的指挥下,连长亲自带领两个机枪班向敌人侧后迂回过去,我们一声不响地伏在工事里。敌人见我们一枪不放,便一个劲儿朝上爬。等他们爬到离我们只有二三十米时,我们大喊一声,一排手榴弹便飞进敌群爆炸了。敌人一乱,我们所有的轻重火器一齐怒吼起来。顷刻间,敌人就像高山顶上的草堆遇到了大风暴,一个紧接一个滚下山去。就在这时,连长带领的两个机枪班已经迂回到敌人后面,他们的机枪像雨点一样朝着敌人扫射,敌人最后终于败退下去了。敌人刚垮下去,团长从重机枪掩体走出来。我向团报告:出击的两个班只回来12个同志,连长牺牲了。他沉默了一会儿,像是竭力在思索下一步必须做的事情。接着,他要我组织部队从敌人尸体上捡弹药,准备再战,他又到最前面的工事看战士们去了。当他走到轻机枪阵地时,一颗子弹打在他的腿上。我们急忙给团长包扎好后,劝他回团部去,可是被他拒绝了。“我们一定能完成任务。人在阵地在,请首长放心好了!”我看出团长有点不放心,于是向他保证说:“不!我不要紧。我在这里便于指挥,也好和友邻部队联系,现在情况紧急得很,不要谈别的了,我们赶快来研究一下战斗部署吧!”团长不让我们再谈下去,又领着我们研究下一步的打法。根据团长的判断:敌人从正面是冲不上来的,左侧有友邻部队十五团的火力支援,再冲上来也很难;唯有右侧因为一些自动火器都调到我们这儿来了,火力较弱,可能成为敌人攻击的重点。因此,他吩咐我们把大部分轻重火器立刻调到右侧,左侧只留一个排长带两个班在那里守着。果然不出团长所料,5时左右,两千多敌人像羊群似的从右侧冲过来了。但是当敌人刚翻过一个小山坡时,立刻遭到了

我们密集火力的封锁,始终不能前进一步。敌人也非常狡猾,接着另一股敌人又从左侧上来了。这时,团长立即命令我带着部队向右侧敌人打了个反冲锋,又趁机抽出了部分火力去支援左侧。我们把右侧敌人稍稍压退后,因寡不敌众,只得退进工事坚守起来。坚守在左侧的战士们,由于及时地得到了团长从右侧调来的火力的掩护,在排长钟彬率领下,也向敌人发起了反击,敌人被打垮了。就在这时,忽然一个战士急急地跑来报告说:团长牺牲了。我一听愣住了,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就立刻赶到团长身边。团长躺在血泊里,战士们围在他的身边,像要把他唤醒一样地呼叫着,可是他已经停止了呼吸,同志们都哭了,我也禁不住流出泪来。正在这时,敌人又冲上来了,我一面派几个战士把团长的遗体运走,一面带领大家向敌人发起了反击。战士们一句话也没有讲,端着刺刀冲进敌群就猛挑起来,不一会儿工夫,敌人又被打垮了。战士们刚要追下山去,营部发出了撤退的信号,它表明我们已经光荣地完成了阻击任务!我们强抑着心中的怒火,停止了追击,怀着对团长和战友们的悼念,怀着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又走上了新的征途!

何诚 出生于1913年,江西于都人。文中身份为红3军团第5师第14团某连政治指导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抚州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江西省军区后勤部副政委。1981年逝世。



倾听原文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向我开炮

(外一首)

■李 皓

小时候的黑白影片,再恰切不过了
190余万发炮弹,5000余枚炸弹
劫掠过的山头,除了黑乎乎的血
冒着黑烟的焦土,粉碎的石头
变成炭灰的树木枯枝,熏黑的弹壳
乌青的脸,露出破洞的军装
除了雪地一样白的牙齿,其余乌黑一片

除了红色的军旗,到哪里寻找彩色
就连从黄继光后背,与机枪子弹
一起喷出的鲜血,都因悲愤而斑斑
斑,王万成和朱有光他们的爆破筒
在与敌人同归于尽的一刹那
确实发出了一团火红的光
但迅疾又变成一缕缕青烟

电话班副班长牛保才一手抓起
一头断线,用自己的身体
接通了线路的时候,我也没看到光
电流在他的身体里走动了三分种
副团长的命令穿过他的身体
他依然是黑白的。他把光拽进血管里
直到把两座高地拽进了史诗

一座597.9高地,一座537.7高地
当山头被硬生生削低两米
范佛里特的“摊牌行动”打了谁的脸
而倔强的泰基佛迫使美国人
灰头土脸地退兵。当兵那些年
每当听到空降兵十五军的名字
我都肃然起敬,郑重地把右手抬到眉间

我写这首诗是2020年11月25日
的深夜,离上甘岭战役胜利
已经过去整整68年。想起那
数以万计的志愿军的生命,我突然想哭
我何时能写出两米高的诗行,然后
在今夜焚烧,让那些化成泥土的英魂复活
让坑道复活,让金达莱复活

哦,上甘岭
为了正义,为了国威,为了友谊
祖国,向我开炮! 向我开炮!

特制的胡琴

罐头盒子是美国的
当然不是美国主动给的
而是志愿军拼了性命
缴获的

马尾是中国的。这马
是给志愿军补给的马车
驾辕的马
还是一匹功勋卓著的战马?

木材显然是朝鲜的
善于就地取材的志愿军战士
从上甘岭尚未烧焦的树枝
截取了这具有音乐天赋的一段

马尾与罐头盒子的摩擦
是毛发与钢铁的较量
钢铁发出了欢快的叫声
哆一来一咪一发一唆一啦一西

坑道里那些几乎被炮弹
震聋的耳朵,此刻
长出了舞蹈的小脚,痒痒的
那是家乡小调的步伐

伤口柔软起来,那一颗颗
绷紧的心柔软起来
那唯一的苹果的芳香,甜汁,光芒
与一支跑调的琴声拥抱着

像那些受伤的躯干互相搀扶
这把胡琴有着三千里江山
最硬的骨头,用一根又一根马尾
与坚船利炮交锋相对

敌人哀嚎着退却,再不敢回头
他们丢盔弃甲,也丢下了交响曲
一般悲怆的命运。三八线皎洁的月色
总是掠过一阵阵大雁的哀鸣

天桥下的小康路

■钟法权

决胜2020

脱贫攻坚,时代画卷

我走进黔南风光秀美的平里河村时,触目可及的是一派丰收的景象:桃子甜了,圣女果红了,细长的尖椒嫩绿欲滴。路边地头,农户们正与商贩忙着称重、砍价和装箱。

平里河村在平塘县。前几年,“天眼”在县境内建成,平塘也随之声名鹊起。2019年底,一座全世界最高、被誉为“天桥”的特大桥又在平塘正式竣工通车,平里河村正在“天桥”下。平塘是贵州有名的蔬菜种植大县,平里河村则是在这个县里数得上名号的水果蔬菜之村。

修建平塘高速公路之前,从平塘县城到平里河村,走县道、乡道需要耗时一个半小时之多。前些年,因为村庄远离县城,当地优质的果蔬特产常常因为运不出去而烂在地里。有了奔小康的产品,却无法摆脱贫困的生活,着实让人苦恼。

2016年随着平塘高速、平塘特大桥的破土动工,平里河村奔小康的大门仿佛在一夜之间被打开。

面对平里河村新鲜水果蔬菜出村难、设备物资运进工地难的现实,高速公路和大桥施工单位的领导一合计,决定为平里河村修一条连接乡道的水泥村道。在2017年桃花盛开的时节,一条贯穿穿村的水泥大道竣工,村民们心怀感激地给宽阔的水泥路取了一个时尚大气的名字——平里河小康路。

年近60岁的钟大方,身高一米六左右,两只眼睛闪着精明乐观的光。面对天桥的动工、村道水泥路面的贯通,钟大方一家人和不少村民们一道,白天参加天桥工地建设,利用空闲时间和晚上侍弄自家的桃树和菜地。也就两年的时间,钟大方家里有了不少积蓄,再加上两个儿子在平塘

县城开铺子挣的钱,他投入200多万元,连连建房装修在小康路旁建了两栋民宿,两个儿子一人一栋。当然,他建楼房可不仅仅是为了住,因为他敏锐地发现,自平塘特大桥开工之后,人流车流陡然增大,是挣钱的好商机。于是,他在一楼开起了一百多平方米的小超市,现在每月净收入都在三四千元。

在短暂的3年多时间里,平里河村全村家家脱贫,不少人建起了新房,买了小汽车,仅拉湾小组就有15户人家盖起了宽敞的新居。

走进乡村,醉人的山风中,不仅弥漫着山花和青草的香味,还饱含着成熟了的水果馨香。正在过秤卖桃子的老李满脸喜气地与商贩砍价闲扯。商贩夸赞平里河村占天时地利,山美水好地肥,种啥啥挣钱。老李听了心里很舒服,兴奋地用手指着村头架在槽渡河峡谷上的平塘特大桥说,自从天桥动工,小康路常常因为运不出去而烂在地里。有了奔小康的产品,却无法摆脱贫困的生活,着实让人苦恼。商贩便顺势邀功说,你们产的水果和蔬菜之所以能够远销广东、浙江,我们可是中间的桥梁。老李有意抬杠,村里不通水泥路时,你们商贩都不愿意进村,现在我们脱贫过上了好日子,你们也靠我们发了财。商贩一边算账,一边点着筐,和气地说:“共同富裕,共同发财。”

平里河村的小康路,像一条玉带穿越在田园如画的风光中。一栋栋样式不一的新居建在道路两旁,那是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家园;田园里的桃树、圣女果和尖椒,那是老百姓生活无忧的摇钱树;穿村而过的槽渡河两岸可见百年的枫柳,那是古老乡村的历史见证;湛蓝的槽渡河水,时而湍急,时而平缓,那是山村迷人的奏鸣曲。沿河两岸的布依族姑娘,穿着镶有银饰的衣裳,一边洗衣,一边唱着歌谣,优美动听的歌声随着潺潺的河水传向远方。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学长,我终于看到樟子松是什么样了!”

一年前,我从陆军军事交通学院毕业志愿戍边来到“长攻善守英雄团”。站在部队大门口,我激动地同远在千余公里外的张伟学长进行视频通话。

“好男儿到边关,祖国需要你!”电话另一端的张伟对着我比了一个象征胜利的“V”字手势。

张伟曾是三角山哨所“尖刀”班班长。认识他是在学院举办的一次强军故事会上。他讲到,在干旱、风沙肆虐的恶劣条件下,哨所周围的一排排樟子松挺拔葱茏,连每一根松针看起来都是雄赳赳、气昂昂的。众人眼中艰苦枯燥的边防生活在张伟的眼中,似乎总是充盈着积极乐观的意蕴。

经过两年刻苦学习,学长带着优异成绩重返三角山哨所,当上了一名边防排长。

“飞走的雄鹰又回来了!”张伟再次戍守边防的选择,让我对边疆的辽阔壮丽更加向往。两年后,我也站在边疆这片热土上,开始了自己的逐梦之路。

我所属的单位位于北疆,历史上曾把这里叫作北庭。边疆的天空总是那么湛蓝纯粹,饱和的色彩就像是被打翻了的调色板一般。在我眼中,这片广袤大地的苍凉美丽中还蕴含着中国军人的家国情怀与赤诚坚守。可是初到这里,我却总是被内心的焦虑所折磨,甚至一度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之中。

彼时正值岗前培训,八月的北疆,烈日肆意灼烧着西陲大漠,燥热的空气里满是沙尘的干涩。一圈,两圈……酸胀的双腿在戈壁石子路上越来越沉重,已经是第三次考核了,我不甘心再次掉队,不顾身体状态,大步向前冲去……

醒来时,已是晚上。因为中暑晕倒的我躺在病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时间在那一刻仿佛停滞,脑子里一片空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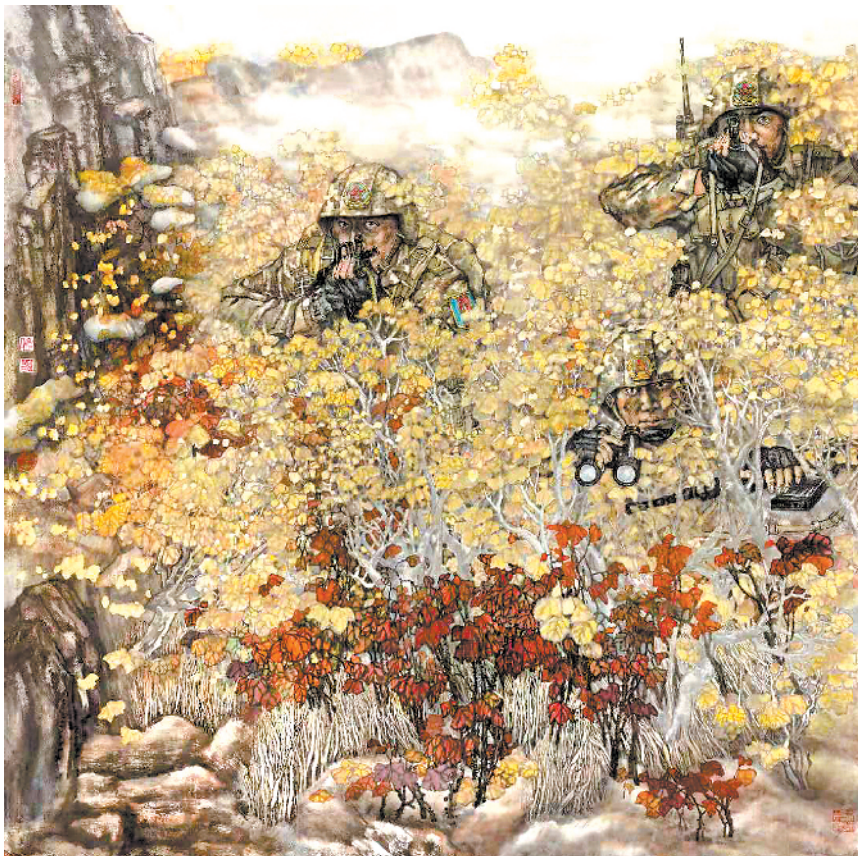
“也许我并不适合这里?”这个念头一闪而过,我知道自己需要时间去寻找答案。

我把视线转向了身边的战友。那段时间,团里开设了“功臣讲堂”,邀请团里的一等功臣、训练尖兵讲述自身成长的经历来鼓励大家。那时的我太需要这样的“能量”来提振自己有些松垮的斗志。

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陆军“投弹王”史天虎。“在日常考核中,30米就已经算是合格的成绩,所以90米以上的成绩真的很难达到。”讲台上的史连长自信、干练,胸前的荣誉勋章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他一次次挑战自我、打破纪录的故事让我们这些新排长们听得入迷。

“身边人身边事”所蕴含的巨大魅力让我意识到与其自怨自艾不如采取行动。每天早晨提早一小时加练体能,晚上理论学习过后做几组力量训练,周末也不能放松……我开始与自己较劲。

一个周末,长跑练习结束后,我来到训练场准备做几组跑后拉伸。就在这个时候,一道道尖锐的破空声打破晨曦的宁静,是谁在练习投弹?我顺着声音寻去。“史连长!”我惊讶地叫出声来。万万没有想到,一个打破了军区投弹纪录、满



斑斓年华(中国画)

崔爱国作



长征

第5052期